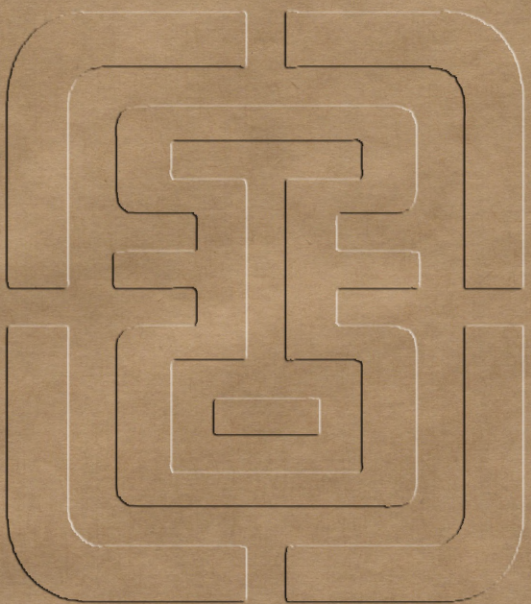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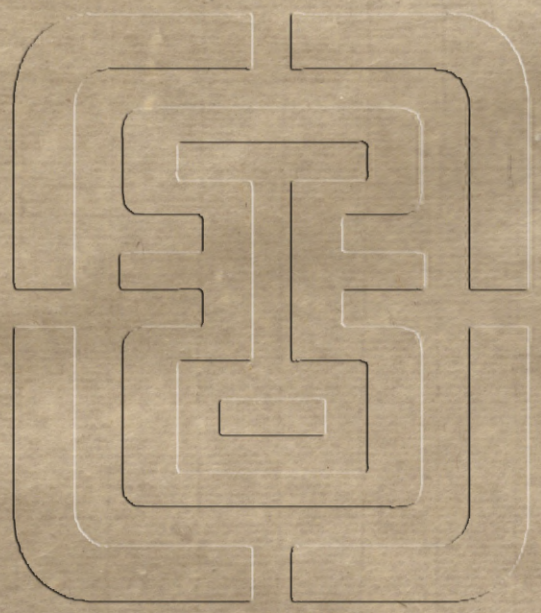




四十三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二

儀禮管見十二

士喪禮第十二

曰皋某復三。孔氏穎達曰三者一號於上冀神自天而下一號於下冀神自地而上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中而來也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未小斂前主人之位暫在此既小斂乃卽阼階下西面位不言再拜則一拜也喪大記云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披衽降自西階。入坐於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下記云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是主人主婦而外餘皆立也

喪大記云士之喪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於西方是無不坐者矣彼注以為不命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然則此為命士故惟命夫命婦坐也但喪大記一篇無不命之士則又不可解愚意喪大記與此經不合者有矣如小斂以前此經云惟君命出喪大記云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其異灼然讀者遵經而舍記可也或云士賤同宗皆坐者其常喪大記所云是也若兄弟有命夫命婦來入於室則坐命夫命婦坐則自主人主婦外餘皆立矣貴貴也此記所云是也自斬衰庶子以至大功皆眾主人也親疏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入室者以牀東西分在堂者以上下分其秩然不紊如此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

退哭不踊朋友親禭故注以反賓位釋退字敖氏兼庶兄弟使者退言似混

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無物注指不命之士極的敖氏謂未仕者則民而非士矣

陳襲事於房中西領南土不紵經明言西領則惟指衣不兼

在房他物矣故注云衣裳少單行可盡不須屈轉重列也敖氏則兼他物在內而特不紵故云次列更端別起與經文違

不可從

掩練帛 惟有掩故不用冠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此係王
肅增改難據

纊極二 生時用極皆三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用也敖

氏謂生時亦用二非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般掩足 般長三尺耳質則自頭頂而下

與手齊比般長矣敖氏反謂般長於質誤孔氏穎達曰兩囊
皆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其不縫之邊上下安
帶綴以結之而以多少爲尊卑之差蓋謂質與般各留一不
縫之邊而綴帶以各相結賈疏則謂旁綴質與般相接之處
使相連如是則質與般兩邊俱縫而綴繫於質之下端般之
上端以相連結不合喪大記所言旁綴義孔是也

韎韐 敖氏曰用爵弁之韠皮弁之履以二服尊也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 据喪大記云造冰未聞以夷槃而用之

沐浴者敖說非經云可也言惟君賜許用耳

左袒 禮事無論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集說言當用左

手故左袒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耶

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具奠於尸西 徹枕三事須當尸

首乃便當足則不能爲矣敖謂非有事於尸則不敢當其首
似是而非

主人左扱米 尸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由領下含則順且不

以手加諸面也

商祝掩瓊設幘目 掩以裏首幘目以覆面注云先結頤下乃

結項則幙目上兩角在掩之內矣

乃襲三稱 衣裳具謂之稱爵弁服皮弁服是也單復具謂之

稱祿衣袍繭是也然亦必有裳也注云不紐紐俗諺謂之活

結不紐則絞絞俗諺謂之死結

設決麗於擊白飯持之設握乃連擊 設決與握之法細玩注

疏終未灑然容訂

幙用衾 襲訖當馮尸哭踊經文不具

幕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鞞賀之結於後 疏說不設重向南

以席西端為上而向東掩是象人之左衽矣經言結於後注

言交於後實在重之前而謂之後者蓋重向南帶結亦在南

自堂上望之不見衽與結因謂之後也敖氏既云象人而北

面乃又云結在南豈有人帶結在後者耶

厥明 死日襲次日小斂第三日大斂此士三日殯連死日數

之明徵也大夫三日殯不連死日數則第四日

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 小斂固有元端服但在散衣中

經所言祭服仍指助祭之服與襲時爵弁皮弁同注未可駁

大斂祭服亦然

饌於東堂下 東西堂之南廉較正堂南廉稍退在後兩廉之

南謂之東堂下西堂下坵在正堂東南西南兩隅南於兩廉

故陳饌於東堂下得南齊坵如鄭說也饌在此者示變於吉

且以奠者升降為踊節也

設盥盥於饌東 云於饌東近饌可知未必東當東榮大斂設

盥門外以有斂席故此盥當設在大斂席處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婦人經

帶反輕於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故注以為此齊衰婦人之帶

蓋舅姑之服本齊衰也敖氏謂斬衰婦人亦用牡麻非說見

喪服斬衰章主人母若在妻為夫斬故注云斬衰婦人亦苴

經經不言者存沒不定也

其實特豚四鬣去蹄兩胎脊肺 博雅云胎脅也四鬣謂兩肩

兩髀合兩胎與脊為七體此豚解之法

二人以並 每二人為偶也實不止二人

祭服不倒 高氏閱曰斂半在尸上半在尸下故散衣有倒者

士舉遷尸反位 席布於尸內之地絞給衣服等布於席乃遷

尸其上而斂之襲則衣之斂則包之

主人髻髮 按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跪扱上衽注云雞斯當

為笄纚夫笄纚則去冠矣又按檀弓孔子曰始死羔裘元冠

者易之而已敖氏謂易之以素冠深衣兩記似歧然可通也

蓋問喪之所謂始死指初氣絕時言也主人則去冠而笄纚

然至小斂有三日之久不可始終不冠故易以素冠檀弓之

所謂始死統指小斂以前言也至斂畢而投素冠髻髮其節

宜在尸未出戶之前故叔孫武叔投冠於尸出戶後君子譏

之

婦人壘於室 曾子問言婦為舅姑始死之服布深衣縞總此

將齊衰者也若將斬衰者其服未知同否

阼階前西面錯 上陳鼎於寢門外西面此仍西面疏云對在門外時北面陳鼎鄉內爲宜與經相違似誤

執醴酒北面西上 醴酒最後錯而反先升故注云先升尊也乃代哭 代哭之人雖親疏不同要皆有服者也此乃更代之代非替代之代呂氏坤誤認爲替代故言雇倩下賤僞爲哭聲以應弔賓而欲廢此禮

掘埵見衽 衽制賈氏銀錠扣之說勝於孔穎達燕尾之說蓋在下 棺升而蓋在堂下非置於西序端也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 注謂惑蚍蜉令不至棺然恐非惑之適引之柰何敖謂置此於棺旁以致其愛敬然所用者穀而復熬之其義何也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 祝徹巾而不言降授執事者則在尸東可知矣執事受而立待則位宜如前阼階下也敖說俱誤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於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西榮如設於堂 奠亦可云饌敖氏改饌爲奠不必其云取邊豆俎者先設者先徹後設者後徹此說是也一說甲設豆此時仍取豆乙設邊此時仍取邊亦通序西南經文甚明不知敖氏何以有設於西堂之說又云降自側階堂西安得有側階耶尤謬

帷堂 始死設奠而帷堂小斂卒而設帷乃奉尸俛於堂此將大斂故復帷堂

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袒 此時斂席尙未布主

人位仍在尸東至將遷尸乃卽位於序端

商祝布絞紵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 在外先布於下也君

襚不倒則祭服或可倒與 喪大記君無襚大夫士此熊氏

之讀也此經賈疏駁之其實應讀君無襚爲句言君之喪雖

有襚而不以陳不以斂故曰無大夫士三字連下畢主人之

祭服爲句言大夫士用畢自己祭服不足乃用庶襚

卒斂徹帷 孔氏穎達曰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於序

端小斂時子亦弁經大夫亦然士則素冠

主人奉尸斂於棺 殯倚西壁西旁難容人故惟主人奉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 上經云有大夫則告大夫雖後至

或在布絞紵之後未遷尸之前雖當踊猶絕踊拜之雜記所

云是也此後至者則更在後故蓋棺後始降拜之若士後至

必待既事而襲乃拜之也

設熬芻一筐 每芻黍稷各一筐

卒塗祝取銘置於殯 銘以表柩乃孝子之心欲識之也故曰

愛之斯錄之矣敖氏乃云欲令神知其處夫身藏於棺棺藏

於殯苟弗能知殯之處又惡能知銘之處

設豆右菹 設菹醢之法菹常在右醢常在左取右手擣菹於

醢之便不分上下亦不係菹醢與席之上下有變不變之異

敖氏說鑿

及兄弟北面哭殯 喪大記云大夫士哭殯則杖蓋指成服後

哭殯宮時言此時未成服未有杖疏謂經不言杖文略誤也

皇清經籍總編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 成服後君弔之同姓總衰異姓疑衰其
正也有恩而特加者則錫衰疏解注意已晰其冠則皮弁似
宜弔外臣於己臣應服元冠

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袒 君不視斂主人先祖而後布絞紵
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衣以俟至出迎君後始入而袒也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 君出門而廟中哭則出廟門也主人
辟而君式之則在廟門外升車也至貳車畢乘則君車出大
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外明甚放氏謂送於廟門外
謬也豈有君使弔襚尙送於大門外今君親臨視斂乃止送
於廟門外乎

襲入卽位眾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 君不視斂則主

人於大夫之最後至者蓋棺後卽袒而拜之不俟襲也君若
親來主人迎君入門後卽袒至送君時猶袒不可以對君之
袒者相因拜賓故襲於外入卽位乃始拜之

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
東方之賓卿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異爵者也西
方者士也

旁三右還入門 注謂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集說謂先
南面拜次東面拜西面拜以尊卑爲次理似較長拜畢乃右
還非指拜時

敵則先拜他國之賓 惟爵同乃先拜他國之賓耳如本國有
諸公而他國賓中止有卿則先拜本國之孤而後拜他國之

賓意重在別尊卑也

豆西面錯 如在室向奧設之儀也舉豆而餘可知

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邊位

既以黍稷當邊位乃設於俎之

後者以其爲食之主故後設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

亦筮人執非卦者執說見士冠禮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哭反位

注云井構者以椁材

兩縱兩橫閒屛而層累之如井字然欲令木之乾也周官冢

人言既有日請度甫窆爲之尸似卜日甫窆蓋天子葬期遠

故也士葬期近則筮宅後即可穿壙矣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 當依注抱龜燋爲句先奠

龜爲句惟一人兼抱龜燋故必先奠龜次奠燋乃復執龜以

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燋者奠燋抱龜者徑示宗人可矣

何必多此奠龜一節事敖氏以燋先爲句奠龜爲句者謬

不釋龜告於泣卜與主人 疏極明主人不在旅占中敖氏說

非

授卜人龜告於主婦 卜人卽奠龜於西塾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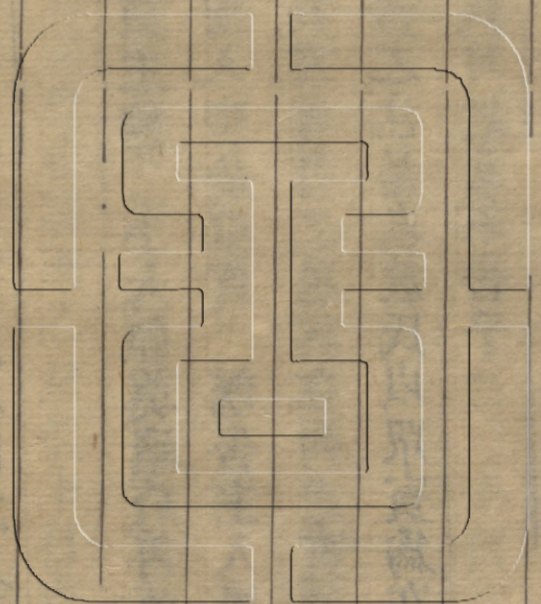
告於異爵者使人告於眾賓

既告主人眾賓及異爵者皆聞

之矣獨告異爵者尊之也其在列之賓可不告矣有不在者

則使人往告之注是也敖氏以眾賓爲在外位之士恐非偶

有不在之賓可遺而不告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一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三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三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既夕第十三 劉向別錄名士喪禮下篇今仍鄭注舊題既

夕

俛牀饌於階間 此牀以承柩必大於大小斂之牀集說謂即

向者承尸於堂之牀非也

丈夫鬚 張氏爾岐曰據疏當云丈夫免婦人鬚此或偶脫去

三字注以為互見也說甚是且丈夫免而婦人鬚喪服小記

之明文也鄭注據之夫安可駁疏言啟殯後雖斬衰亦免而

無括髮李氏如圭亦云為母於即位又哭而免斬衰啟殯乃

免禮之差也敖氏何所據而云啟殯亦括髮乎括髮以麻免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管見十三

以布其為露紛一也敖氏又何所見而以此為括髮而鬢非為免而鬢乎漏卻婦人一誤也移婦人之鬢於丈夫二誤也祝降與夏祝交於階下取銘置於重小斂時夏祝取銘周祝取奠此亦當然注似倒說此宿奠入廟後復設斯時不必設於序西南疏非交於階下注云凶事交相右

主人從集說謂主人從眾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其次第未必然且女賓何以在男前乎

眾人東即位石經本眾字下有主字當補入

正柩於兩楹間經文甚明疏欲迴護士無西房之說故指戶牖間為近西若近西不得云兩楹間矣

奠設如初巾之此即殯宮之夕奠也亦名從奠徹後乃設遷

祖奠徹遷祖奠後乃設祖奠皆在同日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注謂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蓋言辟設奠者而立於柩西北也初升時在柩西辟而稍北不必由首至主人降則婦人向南行由足而東矣

薦車案遣車非真車非真馬即檀弓所謂塗車芻靈是也此所薦之三車乃曲禮之祥車耳敖氏指為遣車誤矣士禮略不得有遣車有鬼器而無人器

主人要節而踊當兼徹與奠言疏專指奠未備

入門北面交轡注謂三分庭一在南則當設重之處矣恐未

然敖謂但沒霤者近之交轡者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哭成踊注指主人為是雜記云薦馬哭踊亦指主人也孔疏

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是也敖氏指圉人御者夫主人不哭踊而圉人御者反哭踊揆其禮節必不若是

乃載 復以軸降輅自西階載於車此時輅仍北首

齊三采無貝 三采注以爲朱白蒼喪大記孔疏則云絳黃黑不同當考豈諸侯之士無貝而天子之士有貝其制異其色亦異與

設披 案喪大記孔疏云披用帛爲之以一頭繫於帶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若輅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欵左則引右欵右則引左然下記言執披者旁四人則是前後二披每披左右各二人執之也披之兩頭須各出於左右帷之外乃

可使兩旁之人各執一頭焉其繫於帶者乃帛之中央而非頭也故注謂之貫結若出帷外者止一頭則執披之人惟在所出披頭之一旁其勢偏重是欲以防車傾虧而適欵側之也而可乎

折橫覆之 凡棺之承於下覆於上者皆有縱有橫何獨於折而有橫無縱敖氏說非

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張氏爾岐曰茵入壙中先布橫三乃布縮二厝輅後施抗壙上先用縮二乃用橫三注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據既設

後人所見言其實抗茵皆橫三在外縱二在內如地之上下周匝皆有天也此說最精蓋棺下茵棺上木注俱指其在上

一層言之

徹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 明器之陳以象入壙應
在中庭豈宜偏東當依注在重北為是明器既在重北則此
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注說矣

婦人降卽位於階間

此位亦甚暫主人在東主婦等自宜統

於主人而東上敖謂西上非奠於車西象在奧也不可以小
斂之奠在尸東為例敖說亦非下經云如初不特如其當前
東并如其在柩車西明矣又案下記云祝饌祖奠於主人之
南此尚饌而未奠至還重訖則奠於柩西矣敖氏錯會此記
而誤故下要節而踊之節無不誤者

祖還車不還器

前之乃祖還柩車也此經之祖還三車也以

人挽之馬尚未駕

公贈元纁束馬兩

庾氏蔚之曰贈馬以其駕魂車

馬入設

庭實設於西方三分庭一在南者其常也喪禮變於

吉故移於東西之中而此地已有重焉因稍退在重南不及
三分庭一如是則賓乃得從馬西由堂塗以當柩車之前輅
焉敖氏据雜記諸侯相贈陳乘黃大輅於中庭謂此亦設於
西方之中庭非也雜記陳於殯宮殯在西階故陳於西方中
庭以近殯此在禩廟不同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注云柩東主人位以主人堂下位

恆在柩東故也其實主人迎君使入門右北面聽命時身僅
稍進未至柩東然則柩東者恆時之位耳故疏明之曰此時

主人仍在門東北面此位雖無主人既有定位故宰由其位
北而取幣不履主人之虛位也下賓賄時主人拜於位則在
柩東矣

若賄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

少儀云賄馬入廟門賄馬與其

幣不入廟門蓋賄施於生者若入廟門則嫌施於死者矣賓
既不入故主人出以受之

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臍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

羊言左胖豕亦左胖可知豕言豚解羊亦豚解可知互文見
義豚解者七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臠爲一段左肫
髀爲一段三脊爲一段左三脅爲一段共四段疏謂羊之脊
脅合一段非也此雖攝盛而用五鼎然豚解而非體解又以

鮮獸代腊亦示稍異少牢之義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葵菹羶醢四邊棗糗栗脯 祖奠在

柩西故饌葬奠與饌祖奠處同菹謂亦饌於東堂下南齊於
坵則饌處反在北奠處反在南逆矣故惟堂上之奠乃饌於
東堂下也豆全用饋食邊則參用饋食與加邊羞邊之實其
緝之次疏視菹說尤分明

徹者入丈夫踊設於西北婦人踊 奠在堂下固無升降但踊

之先後則略倣升階降階之節故注言猶也奠設於柩西故
言自重北西面徹如在柩東不必由重北矣柩之西北卽序
西南非兩處也 下經奠者出注云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
南東亦見奠在柩西

甸人抗重出自道 據注言其官使守視之則抗重者乃給廝
役之人甸人不過司其事耳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西面而俟 前薦車薦
馬分爲兩節故此時之出亦先薦馬而車各從之至出廟門
而駕蓋人挽之以隨馬後也兩馬未駕車而出亦自道者象
生人也

苞牲取下體 取下體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脅取脅則釋脊從
便也俎上前脛留肩後脛留肫此外或脅或脊科留其一則
每俎各釋三个矣疏因前解羊之脊脅爲一段豕之脊脅爲
兩段故於此亦誤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 案職喪掌

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司之所供職喪令之趨其
事令之者蓋奉君命而令之也故注云君使史來讀之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功布御柩惟士制耳亦出宮而止至道
無矣喪大記云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棺用茅士葬比
出宮御棺用功布

賓升實幣於蓋降 升車而屨帷以實於蓋上

至於壙陳器於道東西北上 挾美道之東西而陳也下北上
二字只爲句集說以西北上爲句非

賓出則拜送 言出則壙所有帷幕以爲障蔽矣故雖遇微雨
亦可以窆

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筭於旁 見內見外俱分兩旁藏法宜如

是敖氏於器則專藏於見內左旁苞筭等則專藏於見外右旁故與注異反覺方離

主人拜稽顙 始死時主人拜賓於西階此反而亡亦拜賓於西階故注云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亦始死拜賓之位也疏乃援特牲少牢助祭之賓主人皆拜送於西階東面殊不可曉尋常行禮主人無東面拜賓者

記 所記統兩篇

徹褻衣加新衣 此雖蒙上文疾病而言然已指垂絕時矣故鄭於喪大記注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然則此疏以所徹之褻衣爲元端所加之新衣爲朝服本是有理敖氏以褻衣新衣非元端朝服爲後有襲斂等事故此時不加上衣夫

此時加以以明其正終豈與襲斂相妨乎

招而左 疏說爲長上領下要齊用而招向左

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以校爲脛則是側置於牀上而足向南面向北也敖氏以校爲左廉則是正設於牀上而足向下面向上也案校字訓足訓柄並無几左廉之訓且如其說不似以几壓足乎當遵注燕几之制想比尋常几略小校間容兩足所寬無多故得正足使不辟戾

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縹緝縵縵純 衣之袂屬幅裳之前後長裳及蔽與生人同也衣之長下膝而縵純裳之不辟而縹緝縵與生人異也衣以縵裳以縹象天地也敖於縵純連裳言殊混注義精矣

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於擊 所以護指也設握男女俱有
設決惟男子右手耳無決之手握則繫於擊有決之手握則
與決繫俱連於擊經記兩下甚分明敖氏乃混而一之

實色解四木柶三素勺二 小斂之夕不奠注云夕進醴酒明
以後一日兩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

解俟時而酌 周人大事斂用日出故注引檀弓朝奠日出以
明此殯奠之節而帶引夕奠句非指此為殯宮朝夕奠也

小斂辟奠不出室 注云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此十字為
句夫欲設於序西南則必出於室矣惟不設故不出也室中
苟有隙地隨在可辟以此乃辟斂而遷之非改設也敖氏以
室西南隅方空故辟奠於此似矣然以此隅當堂下序西南

之方位則非蓋欲設新奠乃徹舊奠而改設之改設則有定
所序西南是也今不設奠則舊奠未徹暫遷之耳何必拘定
所而做堂下之方位乎

既殯主人說髦 孔氏穎達曰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
並沒並說之

三日絞垂 敖氏繼公曰惟指主人大功以上亦存焉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朝夕殷奠等則將設後奠乃徹

前奠此饌則旋進旋徹其間少待如平生進食頃耳故注云
進徹之時如其頃

其二廟則饌於禰廟如小斂奠 祖禰共廟則統於祖矣有二
廟者則先禰後祖由近及遠之義也敖氏乃謂柩過禰廟因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管見十三

而朝之似意不在禰者不敬孰甚焉又謂廟制尊東卑西無昭居昭廟穆居穆廟其謬妄前已辨之注疏皆謂朝禰朝祖二廟分兩日敖氏則以爲同日故云是日二廟皆饌又言朝禰無他事既奠卽適祖然二廟三廟者日力尙可給若天子七廟恐一日未能徧也姑存其說以俟訂

纓轡貝勒懸於衡

敖氏曰薦馬時纓轡皆在馬身既則脫之

而置於此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既葬畢當反則

不得統於壙而西上矣故在道東而東上一以見其不統於壙一以見其所上往反之各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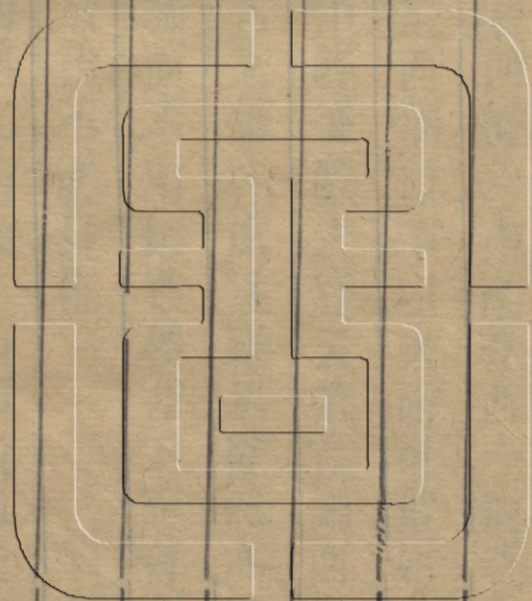
卒窆而歸不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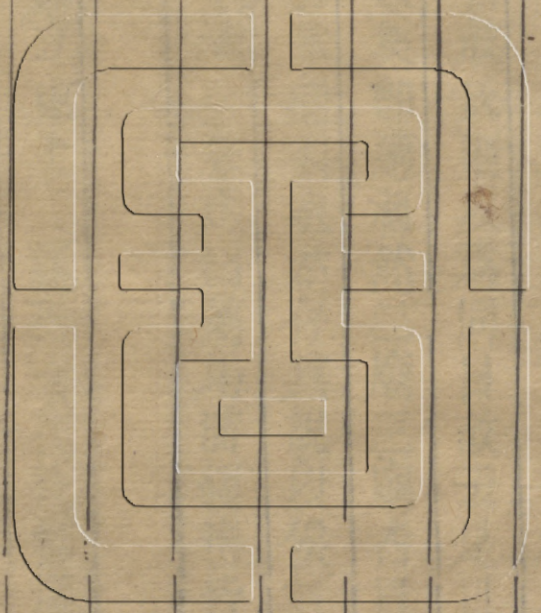
三車不先蜃車而疾行也

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巾之

還車後乃先饌於柩東

在主人之南不於東方者柩已在下也至還重訖乃奠之於柩西先饌後奠東西各異其處不可惑於敖氏奠在柩東之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三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四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四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士虞禮第十四

饌兩豆菹醢於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 饌取節於西楹

則醢菹在最西鉶以下以次而東當如疏說敖氏謂鉶次在

西非也於下經從獻之豆云菹在鉶西亦由此而誤

藉用葦席 古文藉作席注雖不從然亦足見葦席席字非衍

矣甌冪用絺而不用綌黍稷在下而有席藉祭有苴膚祭取

左臚皆變於吉不必疑也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

執俎者於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管見十四

進先進者必近東故在燔東注是也內外塾俱無階敖氏謂有階臆說也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賓中兼朋友公卿大夫則有無未定

主人卽位於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卽位於西方如反哭位入門之位如反哭則異於朝夕哭位矣

贊薦菹醢醢在北醢在北從右取菹左搗醢之便敖氏豆上

變於席上之說本屬支離此則豆席同上矣乃云神饌之異亦遁辭也

祝饗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注所引是也

祝命佐食墮祭集說以今文墮爲綏遂欲改綏爲授夫授與

綏形猶相似授與墮相去遠矣輾轉妄改失而彌甚

祝祝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此辭宜用於尸不可易之於神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授振祭臍之肺脊不在三舉數中故在邇敦前

尸飯播餘於篚此言播餘則吉祭不播餘矣見喪祭下咽之少與不侑尸不告飽同意

佐食舉幹尸受注云飯間陷肉安食氣取其意耳實不過臍之而已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於篚尸初受肺脊振祭臍之左手執之此時尙未飯也至邇敦而祭銅嘗銅則奠肺脊於豆矣至

九飯畢則尸還取所奠之肺脊以授佐食佐食受之以實於
篚禮之節次如是注極分明如敖氏說則自祭錙以後只用
右手而左手始終執肺脊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
儀

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

筵祝南面注云祝接神尊對佐食接尸而言

奠爵與取肺坐祭嚼之離肺二手絕之以祭故先奠爵而後

取肺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絕之

出實於篚篚在洗東上經有明文疏偶忘之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注云洗足爵主婦輕也可見

祭祀之事夫死則婦人不與即喪祭已然矣何況吉祭故內

則曰舅沒則姑老

扉用席席不能自植疑有物以拄之

記

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牲未殺故寢於地腊乾物必

置於櫛乃無不潔之嫌無不用櫛之理亦無不與牲序敖說

非特牲云獸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此云西上俱牲西而獸東

也然則此獸亦東上明矣此之變於吉者以用左胖故以牲

之寢右與東足為異不在首之所向敖謂腊西首亦非

日中而行事注云舉事必用辰正統指三虞言日出日入日

中皆為辰正疏甚明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今以當日有葬

事不得用質明故用日中亦辰正也若再虞三虞祭日無事

必用質明矣集說謂虞皆用日中正與記背

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於階間敦東此與特性執事俎陳處

同云敦東明不正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祥惠似可

商

棗蒸栗擇邊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邊注是

也

尸入祝從尸記有二義一以明迎尸時祝在前而尸在後既

入尸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厭時主人尚若親存

故先入室而祝從之至尸入室則祝以接神故先從入室而

主人從之也集說可參用

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有上中下三等則元端服有元裳黃裳

雜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為服也敖氏謂服爵弁則三等

之士俱得服之矣緣未理會經文卒者之三字耳

女女尸疏謂無適孫妻當用適孫妾非也無則甯缺而無尸

不得已或用庶孫妻與

啟牖鄉如初集說以啟牖為句鄉如初為句終未安宜照舊

讀啟牖鄉為句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無尸則不設於西北隅注是也敖氏以

上經闔戶如食頃為陰厭而不主陽厭之說故云亦改設實

非

始虞用柔日葬日虞弗忍一日離檀弓有明文敖氏故與記

違而云葬虞異日謬甚

明齊澆酒注以明齊澆酒為酒而無醴敖氏謂有醴無酒蓋
據郊特牲明水況齊貴新也以明齊為醴以澆酒為衍剛經
破注決不可從下去普薦澆酒專言酒不及醴斯可知無醴
矣

哀薦虞事初虞欲其合於祖故曰禘此則欲其合而安故曰
虞主無不入廟者安有去就之可度耶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他字絕句三虞也卒哭也他也皆用剛
日也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虞與卒哭為日既遠其間容

有當祭之事故文次於卒哭之下而注謂以其非常令正者
自相亞也所以明他不次三虞之意敖氏即以他指三虞卒

哭言訓作改字之意如是則直言用剛日可矣何必贅一他
字耶

水在洗東篚在西水東而篚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處矣故
注云在門之左未必在西方

哭者皆從如遷廟序從之次男左而女右
入徹主人不與齊斬既不與饋則亦不與徹可知應照注指
大功以下言

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檀弓所云婦人不葛帶閒傳所云婦人
重帶俱專指齊斬者也若大功以下則變麻服葛矣但哭哭

之夕仍麻至耐時乃易葛耳注說未可輕議敖氏以不說帶
兼五服婦人言誤觀疏引大功章即葛九月五月男女俱陳

以明大功小功婦人亦葛帶便曉然矣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集說以天子卒哭即在七月
 諸侯卒哭即在五月夫天子九虞則須十八日未必葬皆在
 上旬也月內能容之耶斯不然矣自此至明日以其班祔只
 起其文俱專指卒哭之祭言讀者毋為敖說所惑
 將且而祔則薦 注即以薦為卒哭之祭甚的集說謂於卒哭
 之夕又設薦以告幾於贖矣且祭而告以墮祔因而餞之禮
 之序也餞而復告不顛倒乎況始死奠以脯醢至反哭則不
 奠經有明文乃於卒哭後復設脯醢之奠乎此皆於禮必不
 通者也

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 記文孫婦二字即以代男子之爾
 字蓋對新祔者而言故注曰不言爾而曰孫婦差疏也敖氏

添爾字於孫婦之上不反對皇祖姑而告耶否則不幾稱死
 者之孫婦耶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孰大於此妄改記文不待
 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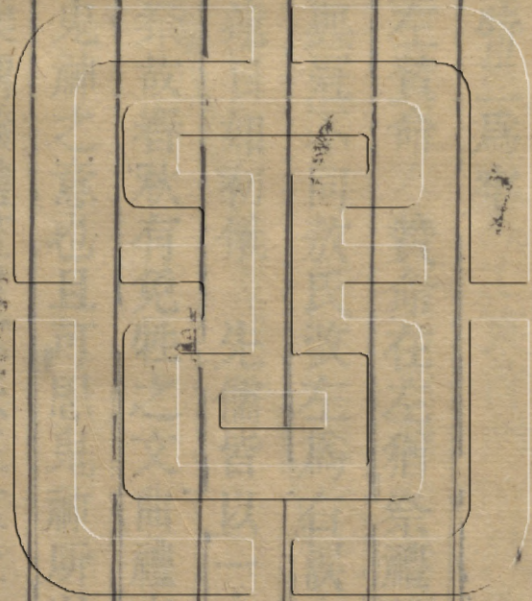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臄 貶於純吉故不用體骨非少也注
 極明既虛右胖不用雖脰臄亦取連左胖者虞不致爵練不
 旅酬祔在虞練之開容得致爵故主婦以下有俎
 用嗣尸 敖氏謂用予行之次於虞尸者非但臆說並未解嗣
 字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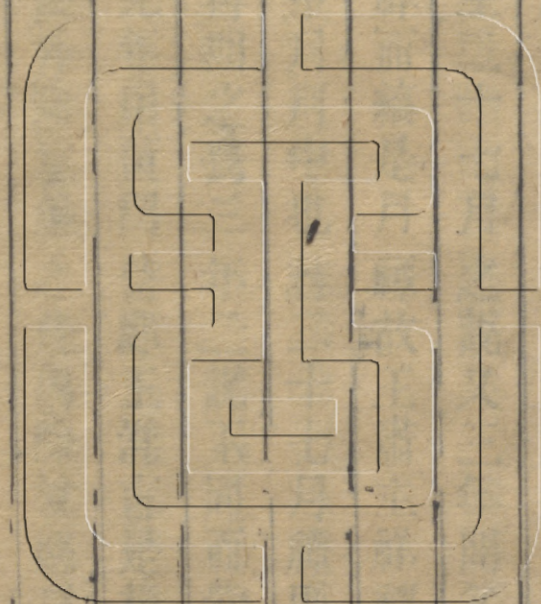
適爾皇祖某甫以墮祔爾孫某甫 祝取羣廟之主藏於太廟
 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士無
 主則無藏主反主之禮故記無文

皇清經解賣扁 儀禮管見十四

中月而禫 汪氏琬曰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
中月而禫康成謂二十五日大祥祭中間也大祥之後間一
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日之說又三年間父母之喪二十五日
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日禫故王肅主祥禫其月而云士虞禮
中月而禫中月月中也若二十七日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
年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一說不同而皆本於禮晉用王肅
義宋永初元年用黃門侍郎王淮言是後皆以二十七日爲
斷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
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
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
從鄭義無疑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之
父而母先沒者言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四終 長沙王 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五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五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春秋左氏傳卜日日牲韋氏昭曰凡

牲一為特二為牢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 贊命在左猶祭禮祝釋辭而在左事神

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為右誤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先儒皆以一下不吉則再三卜不

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曲禮亦云卜筮不過三其

廢祭也順鬼神之意也且可思鬼神所以不歆之故而恐懼

修省也橫渠謂儀禮筮日不云三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

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亦足以致聽命於鬼神之意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管見十五

而祀則不可廢竊謂如是則筮爲虛文且無論從不從而要於必祭亦殊非聽命於鬼神之意矣神其饗諸乎恐未然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 祭前二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兼宿賓前一日視濯經文次第疏解最分明集說謂筮尸及宿尸宿賓同日則與眠濯止間二日不得云前期二日之朝筮尸矣非陳鼎於門外北面上 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門可知 注義爲長當門辟大夫也不南而辟君也

楸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獸橫而牲縱也北首而東足則寢左矣吉祭用右胖故寢左凡不用之胖寢於地

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少牢之豆籩及籩自

東而至西此則自北而至南彼橫陳此縱陳也云在西堂有西堂則有西房矣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蓋東房北一架無墉通於東夾室總爲東房也一架之前爲東夾室又前爲東堂亦名東廡

賓及眾賓卽位於門西東面北上 注謂不蒙如初以宗人祝不在固然已餘若公有司則在門西北面東上之位私臣則在門西北面西上之位俱與前筮時異位故不言如初也

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 敖氏欲改再爲一謬也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則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乎下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

東北面告濯具 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注意賅教謂所濯者已具偏矣

請期曰羹飪 敖氏謂東北面告兄弟可不必

南面視側殺 天子諸侯饋食前有朝踐薦毛血之禮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惟視殺而不親殺非特以辟君故

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 云二列惟以執事分左右也主人主婦俎雖亦在然終不可目爲執事俎

佐食北面立於中庭 在阼階前南北之中也不惟稍西於宗人而更在南矣敖氏所云立位適當碑處非鄭義也其云佐食以同姓爲之則是佐食之旅齒於兄弟同姓可知矣若少牢佐食則以異姓爲之

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鼐 李氏如圭曰賓不偶主人者主人當載賤者之事也敖氏曰長賓在魚鼎右次賓長在腊鼎右吉事除鼐於外凶事除鼐於內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 注言主人親舉執畢導之是解引導先入之故此意輕又言既錯又以畢臨載備失脫是解南面而立之故此意重敖氏乃謂執畢所以教導其錯鼎之處如此則隨用他物可矣何用畢而又安可南面以指教主人哉

祝命按祭 据士虞禮則祝命佐食也此注云詔尸似與彼異

然祝詔尸按祭佐食即取黍稷肺授尸矣實一也下經云佐食授按祭則按祭即指祭物而佐食授之授與按兩字兩義敖乃混而為一而去授誤為按謬按此及士虞禮疏則注中讀同耳下當有今文改按皆為緩古文此皆為按祭也十五字俗本脫之

設太羹滂於醢北 遙繼醢不逼近 豫留羞四豆之地 舉肺脊以授尸 尸受振祭嗜之左執之乃食 食舉主人羞肝俎於腊北尸三飯 按振祭者以牛肉搗於醢既搗振之乃祭此即周禮九祭之一嗜後以左手兼執肺脊以右手先取肺食 其次取脊食注所謂先食昭之也略食後仍左手兼執至將食庶羞乃實於菹豆焉經言乃食目下事也即食舉也舉兼肺

脊疏專謂食肺敖以為一飯俱非設肝俎乃三飯此三飯前之節次

佐食舉幹 特牲尸俎無正脅故注云幹長脅也

尸實舉於菹豆 士虞禮亦然故彼注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 依少牢庶羞四豆兩載

兩醢則士亦當然而注以為醢炙載醢者蓋庶者多品之名大夫兩載兼用羊豕則不得云寡故彼注云尚牲不尚味士

惟得用豕苟兩豆皆豕載則非庶羞之義故即取豕肉為醢為炙為載以示多品而實未嘗踰牲也既有三物一醢足矣經云有醢見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不可破

舉肺脊加於所俎反黍稷於其所注言尸授佐食者取於菹豆而授之也觀此則知士虞禮尸卒食佐食授肺脊尸亦取諸菹豆以授之矣豈左手執以卒食而授之於其手乎敖氏於此不得其說乃曰尸自取以實於所俎文蒙佐食而曰尸自實則黍稷亦尸自反耶
主人洗角升酌醕尸孔氏穎達曰主人獻尸用角角四升佐食洗散獻尸散五升是尊者小卑者大也
右取肝揆於鹽振祭嚼之加於菹豆尸於從獻之肝燔不加於俎者以此俎徹後猶設於西北隅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也祝俎無嫌故可加之

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李氏如圭以內則孔疏維持之

義解詩字足補注未備挂者以右手挂左袂於左手小指閒乃屈小指以禁持之

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庭篚惟一角主人獻佐食已實於篚矣故敖氏即指此經之爵爲爵也或曰內篚亦有角經不具耳如主人用角獻而主婦反用爵則失尊卑之義說似優
祝贊籩祭士惟一邊皆祝贊大夫四邊則尸自取其二而祝贊其二

佐食按祭佐食已授之故主婦僅撫之而已敖氏欲異鄭不授而祭於地之說乃改按爲授而云授祭謬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敖氏曰主婦當更洗於房中以獻祝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邊 第言贊豆邊亦可名豆也既授兩豆復取兩邊於房授之凡設豆邊等必向席設主人席西向故注云東面設無西面設之理集說非也

取肝搗於鹽坐振祭瘳之 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曰坐振祭

豈兩處皆衍乎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燔亦如之知凡

從獻之肝燔必興而取坐而祭經言坐祭正見其興而取也

敖氏謂坐字衍謬

薦脯醢設折俎 陳氏祥道曰尸牲體九祝三主人主婦五佐

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眾賓而下皆殺

烝此尊卑之辨也

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於筐 獻內賓內兄弟之

先後經無明文觀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知先獻內賓

而酢者惟長一人矣主人酢畢出房主婦乃洗爵酬內賓之

長為房中旅酬始獻必主人統於主祭也酬必主婦以洽歡

心男女之倫不可躐也

嗣舉奠 不論適否凡為後者即是集說專指適太泥

尸舉肝 卽向加於菹豆者尸親以授舉奠

賓坐取解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 此旅酬之始尸及主人祝

不與旅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 毛氏甚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 旅酬無算爵同酌下尊

而注一以為神惠一不為神惠者蓋旅酬尸奠爵以待卽神

惠也此賓主弟子各舉解於其長於尸無與故不為神惠而
同生人禮也注不誤

佐食分簋劔 少牢之饗資黍於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於會
乎集說謂以簋分簋實不必從

祝命嘗食饗者舉奠許諾 祝命嘗食為句命之饗也饗者舉
奠許諾為句饗者長兄弟也在舉奠之上以昭穆為序也
佐食授舉各一膚 自歸尸外俎釋三个體骨已無存所存者
膚而已

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 注意以尊者之薦俎不
可與他人之薦俎並徹也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

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 按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蓋指宗子

為殤者有陽厭蓋指凡殤本分而言之曾子誤會以為惟成
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
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
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
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為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
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故注以奧
之祭為陰厭改設之饌為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
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為贅矣陸氏
佃吳氏澄敖氏繼公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

堂下俎畢出 賓俎有司徹歸之不自執以出當遵注

記

執巾者受 少牢禮授尸以手受尸以簞

尊兩壺於房中西墻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 兩壺者備主婦及內賓旅酬各酌也注云其尊之節亞西方蓋謂堂下西方兩壺設畢即設房中之壺也敖氏曰內賓立於尊北蓋取尊為節其實位已定於未設尊先

主婦及內賓宗婦布旅西面 按集說謂主人既酢內兄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於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於右及兄弟舉旅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解以酬主婦主婦以酬次內賓云云此大謬也凡主賓相酬之例萬無即以某人之爵還酬某人之理况又脫去宗婦之少者舉解於其長一節如

此則房中旅酬止行一解而無兩解矣有此兩誤不可不辨注甚密宜遵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賓出送尸而入反位於此記見之敖氏前云賓自執俎出以授人既則復反其位兩出兩反不已數乎

尸俎右肩臂臠肫胙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魚十有五腊如牲骨 脰脊在中尸無脰脊故注曰脊無中代脅在前尸無代脅故注曰脅無前大夫豕脅膚五此三其為貶固已然貶亦不得過三饗二陽厭一若再少不敷用矣士虞禮膚三取諸脰臠非脅革肉以不主食味故亦止用三祝俎髀脰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 髀也脰脊代脅也尸

所無者用之於祝俎

胾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殼折其餘如胾俎佐食俎殼折脊脅膚一離肺一左肩太貴故胾俎不用而用左臂左殼折太卑故用之於佐食俎而主婦用右殼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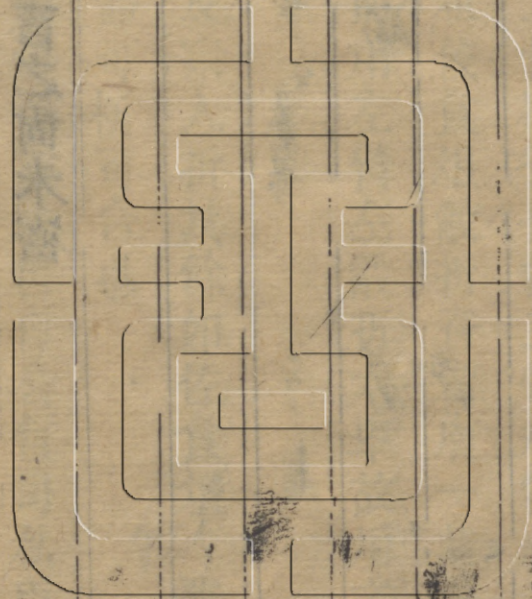
賓路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 雖折去殼猶得酪名

者以殼與酪再析可合也

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殼胾 右胾已用盡左臂左殼亦已用於胾俎執事俎所謂殼胾取左肩左腕左臑及脊脅餘骨也春秋傳之殼胾對全胾而言即體解也此之殼胾則任用各體之骨而已脊脅用一骨亦得稱殼

胾名與傳同實不同也按尸俎九加可併者二為十有一主人主婦五加可併者二為七祝三加可併者二為五賓長兄弟佐食亦三而不加餘則殼胾而止一此尊卑隆殺之辨也
陳氏祥道言之尙未密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五終

長沙王貴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六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六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名雖同

而命數禮儀則異故天子大夫得用索牛而諸侯大夫止

用少牢也郝氏敬因此乃謂非定特牲為士少牢為大夫

謬矣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故郊亦用特牲而並不以

特牲名其祭非但有牛豕之別而已安可混而同之

筮於廟門之外即冠禮特牲禮之闕外

史朝服雜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蓋筮史是大夫

王家臣本服重服因筮而改為不純凶之服據此則大夫之臣

兼有小筮等官也故此經注云史家臣主筮事者未必以公

有司爲之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者如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誅之曰尼父是卽以字爲謚也疏云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蓋謂上旬有丁亥己亥則用之無則用于若己而不必亥矣非謂無丁亥己亥遂廢祭也注可商

遂述命曰假爾太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疏云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述命者卽述上主人曰以下辭也又云述訖乃連言曰假爾太筮至尙饗者此節經文是也乃命筮也孝孫某至尙饗先後兩

言之故曰述命與命筮同爲一辭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大夫誓長故筮者立而卦者坐士誓短則筮者亦坐矣此經言坐著其別於筮者也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此乃字指同日官戒總言之也命滌命爲酒則擇其急當預辦者抽出命之酒卽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

宿筮尸後先宿尸後宿諸官

前宿一日宿戒尸下筮辭云以某之某爲尸則是先已擇定爲尸者矣特決之於鬼神耳所宿戒者卽筮辭所指也或惟恐不吉則更備二人然則所宿戒者三人止矣三人不吉甯廢一祭不可無尸祭而無尸是殤其祖禰也可乎哉

既宿尸反爲期爲廟門之外 主人親宿尸即使人宿賓雖略
有早晚然於宿尸而反始爲期則所宿之賓先後續至可共
聞矣故注謂惟尸不來集說云是時所宿之人皆不在宗人
退乃宿賓大非

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脰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
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
於一鼎 按國語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胥王公立飫有房胥
親戚燕飲有殺胥陳氏道祥以爲全胥豚解也房胥體解也
殺胥骨折也尙未明晰蓋體解卽是骨折故亦名折俎安得
分而爲一全胥與房胥皆豚解也但全胥則左右胖全體合
升房胥則只升右胖祇在全與半之別又安得以體解爲房

胥至於殺胥乃體解而骨折之耳其云腥其俎謂豚解而
之爲七體孰其殺謂體解而孰之爲二十一體此則分明

十一體當數髀而去殼蓋殼附於骼可析可合不得爲體
明言髀不升則髀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殼乎疏未是疎
一氏亦同誤

司宮設鬯水於洗東 士苟用他器則士昏鄉飲特牲諸篇必
一見以明其異矣而俱不言則用鬯同也

改饌豆邊於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邊之實 注云更之爲
威儀多者對士不改而卽實於其處威儀略也凡大夫與士
禮之異者或取尊者禮盛而威儀多卑者禮殺而威儀略或
取大夫上遊君士卑不嫌同君各有攸當參觀兩禮以意求

之可也

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 大國之孤則服弁故禮曰大夫弁而祭於己指孤也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長柈 士親柈則主人與賓也大 夫不親柈則柈者長賓及眾賓也故注言長賓先次賓後也 然則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二人升魚腊膚卽載 者也出之於鼎謂之柈載之於俎謂之升菽氏誤以升者爲 柈者故言佐食等卽賓也經明言遣賓明言長柈如何以佐 食等當之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於胙俎 觀此經可見升卽載矣柈者 非佐食矣羊心舌在羊鼎豕心舌在豕鼎菽氏謂俱在羊鼎 則味雜矣

午割勿沒 十字割之不絕中央少許

佐食遷胙俎於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 觀此 經又可見柈者各當其鼎而不動載者則執俎以往來矣注 云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謂先定體物尊卑之數然後以 次載之非謂升與載異人也須善會

右首進腴 右首與生人同惟進腴爲異進腴則寢左矣菽謂 自載者視之爲右首非

主婦被錫衣侈袂 當依注被錫讀爲髮鬢爲句衣侈袂三字 爲句菽氏以被字爲句錫衣侈袂爲句而云錫緡通皆當作 緣緣祿通內司服職云緣衣素紗是也其意蓋以士妻自祭

辟助祭之祿衣故服六服外之緇衣若大夫妻自祭辟助祭之展衣尚可服祿衣不必服緇衣故以錫衣為祿衣似也然則竟服祿衣可矣又何必侈其袂侈其袂則失六服之本制矣細思終未安不如仍遵注義所以侈其袂者以與士妻同服緇衣不得不稍異其制又以緇衣在六服外其尺寸可隨宜增減弗拘一定也

敦皆南首 敦與簋之首足皆在器身不在蓋

祝酌奠 此時尚未設鉶注云奠於鉶南者蓋遙繼韭菹之南而中虛其處以俟設鉶也故預指鉶言之

食舉三飯 初食以三飯為節則須連飯不容於一飯之後

食肺脊特性禮三飯前之節亦略同先食肺脊而後三飯

此經於食舉上不言乃食於食舉下云三飯斯益明矣敖氏必欲立異謂先一飯而後食肺脊遂以特性所云乃食以當一飯於此經則不可通矣乃曲為之說曰不言乃食文有脫漏夫以臆說解經至遇不可通處則曰有脫漏亦何不可之有

上佐食羞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 載有羊豕又有醢亦云庶矣故不必有臠臠以備味

佐食受加於所橫之 牢肉與魚同加一俎故肉橫而魚亦橫

若縮則礙後加之物矣經明言橫之敖反云縮俎不可解肉本橫今仍橫魚本縮今則橫故注謂異於肉賈疏釋注意極

明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所 尸取於菹豆以授佐食也食
 舉時經無尸實舉於菹豆之文而此云佐食受尸由後可以
 明前也然則士虞禮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知前亦奠於菹
 豆矣敖氏欲護前說故云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豈有左手
 執肺脊至十七飯之久而始終不釋乎且此何義也郝氏敬
 誤同

上佐食以綏祭 綏亦當如注作授不當如敖作授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
 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士與大夫嘏辭同惟首句
 及承致二字當易耳來當依注讀為釐賜也陸德明釋文讀
 同上言致福下言賜祿義自別非複也

薦兩豆菹醢 饋食之豆葵菹蠋醢其常也祝用其常故經不

著以可知也若主人主婦用韭菹醢醢則必明言矣當從注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
 髀屬於尻 祝兼五俎實尊於他執事也牢及腊髀皆尸所不
 用者魚橫載亦以與牢肉同俎也此疏未明

祝祭俎 注云不盛是解經不言齎之意敖氏云亦齎違經不
 可從

佐食祭酒卒爵拜 祝既不拜卒爵則佐食亦不拜卒爵可知
 敖氏謂拜字衍此則可從者也

俎設於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 按下篇不償尸之禮云其獻
 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胥皆如償則佐食有薦可知故敖謂

不言薦文略注言有胥而無薦遠下尸似未然

有司贊者取爵於篚以升授主婦贊者於房戶 於房戶就戶

相授受也敖氏欲改戶爲東謬

易爵於篚以授主婦於房中 仍有婦贊者爲之授受敖氏有

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之說不可從

主婦洗酌獻祝 敖氏曰爲贊者終其事不可解

祝命佐食徹所俎 注云其本爲不反魚肉耳意蓋謂禮不反

魚肉故設所俎以代正俎然而所俎之實卽正俎之實故可

兼取以賓尸也疏未明晰

兩下是饗 設俎上端在北下端在南賓長饗上端黍稷賓長

饗下端黍各居其右也

主人西面三拜饗者饗者奠舉於俎皆答拜 西面之饗者若

如敖氏說亦西面拜則背主人矣 依注南面爲得蓋主人拜

時東面之饗者必起立西面之饗者必避席而向南如是則

主人與四人之拜皆得相向矣奠舉於俎蓋仍奠於膚俎也

物各有俎不可亂就近俎之說亦未是

司士進一鉶於上饗又進一鉶於次饗又進二豆滫於兩下

羊鉶進上饗豕鉶進下饗羊滫進賓長豕滫進次賓長

皆不拜受爵 注云大夫饗者賤蓋對士饗者爲嗣子而立文

敖氏云皆不拜受爵人多恐重勞主人一一答之非制禮之

本意

上饗止主人受上饗爵酌以酢于戶內 坐尸位繼尸嘏尊矣

故酢主人不親酌注疏俱是未可破

上養與出主人送乃退 出出廟門以不與賓尸禮也退送而

還入廟門也三養則不送上養則送而不拜尊卑之差也如

以為出室何必送耶此時實有司等皆暫出以俟徹俎掃堂

畢而復入故鄭於下篇議備於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

復內位其不與償尸禮者則出而還歸矣

禮記注疏卷之六

禮記注疏卷之六

禮記注疏卷之六

禮記注疏卷之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六終

長沙王賓校
相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七

南菁書院

儀禮管見十七

長洲褚寅亮摺升著

有司徹第十七

償尸於堂室中無事矣故凡室中之器物

皆令有司徹之而即以名篇

乃燬尸俎

償尸時無祝與佐食之職若仍與焉則列於眾賓

而不得仍其故俎矣其故俎當留以歸之矣斯時更為設俎

同於眾賓與抑竟不為設俎與祭統云貴者不重賤者不虛

示均也更設則重矣不設則虛矣設故俎則非其名矣事有

難行故注決為不與償尸只燬尸俎也上篇言上養與出主

人送之曰出明不復入廟也若復入者不送敖氏以出為出

尸送為送其出尸臆說耳

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於其上皆縮
俎西枋羞羊匕滫豕匕滫者皆次賓注偶失檢以爲司馬司
士故疏辨之又益送二俎無論先南先北祇可以匕與肉分
不可以羊與豕分蓋方其羞羊匕滫時羊肉滫俎卽當載而
俟故可踵進若仍候羊匕滫之俎則羞之也遲非敬尸之道
注亦當酌

主人受二手橫執凡揖尸主人升尸俛升復位先在階下執
几而升異於常禮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於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
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於南昌在東方正祭時非菹
醢醢葵菹蝸醢參用人君朝事饋食之豆籩至饋尸去葵菹

蝸醢易以昌菹麋雞則全用朝事之豆籩矣以非正祭且祇
用其四故不嫌也

載右體肩臂肫胙膾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
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於一俎上經雍人合執二俎陳於

羊俎西注謂南俎羞羊匕滫羊肉滫北俎羞豕匕滫豕肉滫
羊貴於豕則是以南爲上也益送二俎亦同四正俎以南爲

上侑卑於尸故下經侑俎注云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侑
俎在北明尸俎在南矣然則此經注羊鼎西第一俎指南俎
而言之故疏以爲在侑俎南也敖氏則主北上謂第一俎應

在北蓋據下經羊肉滫載於南俎之文以肉滫在南則匕滫
在北滫重於肉北上可知故四正俎亦當北上北上俎與鼎

相順也南上俎與鼎相變也注所以不取相順而取相變者以鼎止三而俎有四又每俎俎實各鼎俱有並非依鼎載俎故不必順鼎之序也兩說俱通而順鼎爲勝李氏如圭曰所異正祭俎者脊脅腸胃祭肺皆一無舉肺且折分其臠也羊肉涪臠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膾肺一載於南俎載於南俎蓋雷北俎以羞羊匕涪也此俎未必先以羞羊匕涪俟其既反而後載羊肉涪

司士牝豕脊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肱臑臠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膾肺一載於一俎羊臠折豕臠不折故注云臠在下順羊明非以折故而退在下也集說言豕臠亦折誤夫羊臠之折以分用於羊正俎羊肉涪俎

也豕無正俎折此臠體將安用之

侑俎羊左肩左肱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於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於一俎祭肺舉肺皆有方爲備今尸則兩者兼有侑則雖有二肺而俱是切肺無舉肺故注云不備禮敖氏以爲侑無羊肉涪故以豕之祭肺代舉肺說殊難曉注又云用左體侑賤夫右體畢載尸俎侑以下止得用左矣獨言侑賤者蓋賤則不妨明言左體若主人尊雖用左體亦空其文不言左注蓋對下俎俎而言

侑俎羊肺一祭肺一載於一俎羊肉涪膾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膾肺一載於一俎豕脊臂一脊一脅一膚三膾肺一載於一俎敖繼公云侑正俎用肩主人加俎用臂示不相統之義未

聞用俎實而論相統不相統者也

主婦俎羊左臠脊一膋一腸一胃一膚一膾羊肺一祭肺舉

肺兼有爲備禮尸俎降俎是也缺其一卽爲不備侑無舉肺

主婦無祭肺是也同一不備而有祭肺者爲隆以其事神之

禮也有舉肺者爲祿以其生人之禮也今侑有祭肺主婦有

舉肺故注云平於侑

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臠祭於其上

凡羞魚之法其乾魚皆縮載於俎橫設席前魚於俎爲縮

於席爲橫矣自進者而言爲左首自席而言爲右首矣故疏

謂載魚皆右首也祭祀與生人禮同也其異者祭祀寢左而

進腠食生人寢右而進鬢耳若濡魚則橫載於俎於俎橫則

於席縮矣故得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腠右鬢之別天子諸侯

釋祭及士大夫儻尸既異正祭又異食生人進腠則疑於神

之進鬢又疑於人之故雖非濡魚亦橫載於俎以示變正祭

牲體橫今亦橫先後同魚則正祭橫而今縮先後異是以注

云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

卒升此專指尸羊俎以爲下文行禮之節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上經尸北面拜受

爵執之於手俟主婦設豆籩賓長設羊俎乃升設俎之節卽

踵於設豆籩後不相隔

尸取饗贊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饗贊

在北近故自取白黑在南遠故贊授

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

手執挑匕枋以提酒注於疏匕若是者三疏匕大于挑匕可知敖氏曰左手執左廉乃縮之是授受時橫執也右手執挑匕枋不游手也

尸卻手受匕枋坐祭齊之興覆手以授賓必祭酒者猶祭銅之意也尸左手執爵仰右手受匕枋以祭而齊之匕中尚有餘酒如何更能覆手授人乎一反覆匕歛而酒流矣未詳

拜告旨 特性正祭故告旨時主人先拜此則饋尸故尸先拜而告旨與飲射同

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反加於俎司馬縮奠俎於羊涪俎南乃載於羊俎卒載縮執俎以降

授賓匕涪卽啐酒告旨而司馬已羞羊肉涪在俄頃間可見不能俟其俎也縮奠俎於羊涪俎南楊氏敖氏皆以涪為

衍張氏爾岐曰當作縮奠涪俎于羊俎南張說為長觀下羞

俎俎羊肉涪節曰司馬縮奠涪俎於羊俎西此條經文似應與同也

次賓羞羊燔 燔俎預陳于內東塾不在益送二俎內疏及李氏如圭說並誤

醢在南方 當遵注正饌統于尸之說無豆席相變義下主人豆則循右蒞左醢之常矣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 祭時受酢則有子道故不設席饋尸

受酢則有主道故即設席然不與尸侑之席同時設者猶尊尸也

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與受肺此羊七涪羊肉涪即用羞尸羊七涪羊肉涪二俎奠而即舉當在右此

在左故注云神惠變于常赦謂避肉涪俎蓋陰破注意實非也肺即羊肉涪俎之嗜肺

取一羊鉶坐奠於韭菹西即麴蕡之北取西山紉文時祭糗脩亦自取糗贊者授脩安得改祭為取

次賓羞豕七涪如羊七涪之禮言如則初亦雍人授疏匕與俎可知集說謂不復授之與經違矣初獻羞羊亞獻羞豕禮

之羞也此用羊七涪俎司士羞豕胥尸坐奠爵與受如羊肉涪之禮此用羊肉涪俎

此經及上受羊肉涪條敖氏皆云尸亦奠於左蓋因已避羊肉涪俎之說而附會于尸其實尸奠于右照生人飲酒禮若

于左經必明著之坐奠糗于麴南脩在蕡南尸之糗脩不以東西相次侑之糗

脩不以南北相次俱與初設之邊相變司士縮執豕胥以升此羞侑用羊七涪俎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郝氏敬曰尸酢主婦必待致爵後者尊主人使得先獻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主人降位本在阼階東直東序在洗西北今于洗東北則更在東榮東矣以

尸不與已行禮故不立常降之位也。下升時主人立東楹東，侑立西楹西，俱非常位，可識其意。降階西而稍南，則向東西行，俱便不特侑為然，特于侑見之耳。洗東北，東字不誤。西階西南南字，非衍，故氏俱以臆測。

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特牲禮尸，酢主婦入卒爵如主人儀，主人固坐而卒角矣。則主婦亦坐明矣。今尸酢主人，主人坐卒爵，尸酢主婦，主婦立卒爵，故注云：不坐者變于主人也。故氏謂立卒爵者乃婦人常禮，豈特牲主婦受酢如主人儀者亦立卒爵乎？

尸奠爵于薦左，賓之獻爵將行，神惠故奠於左。舉者于左也。下主人之酬爵同飲酒禮，則不舉者于左矣。故亦奠于左奠。

左雖同其義則異，疏極分明。

乃羞。庶羞中有臠臠，馘醢而無腊，當以此注為正。

眾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尸侑在西居賓位，故助祭者雖名賓亦統于主人。而在門東答壹拜，惟少牢眾賓為然。故氏因此遂改特牲再拜為一拜，謬。

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在其右賓亦北面也。脯東醢西，仍依右手取脯之便。此固無席也。故以為亦取席豆相變之義，未免護非而近鑿。

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凡酌酒必就尊所注，謂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楹，宰夫酌授于尊南者，以經無授受之文，故明之。楹殿尊四周有餘地，可以置爵獻眾賓，而主人代酌以

示尊卑之義非憚煩也

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胾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胾體儀也人經于辯受爵下然後言薦胾設于其位集說乃謂薦胾每獻卽設違經不可從儀亦折也不過少耳于少之中又分貴賤故曰儀其一體兩分者則正名折下經先生之胾折是也此眾賓無之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 特牲注云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違其意此經注云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立言雖有輕重義實一也蓋助祭之賓本卑於飲射之賓也敖氏謂賓辟尸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夫此日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嫌而辟之注義爲長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 上經獻眾賓則曰宰夫贊主人酌下經獻私人則又曰宰夫贊主人酌獨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主人親酌明矣注云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最得制禮微意敖謂此亦贊酌違經駁鄭舛矣

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 此經有兩義一以明位本在此發此位而升堂一以明第升受而不拜故注兼解之其先生之胾折脅一膚一其眾儀也 賓雖用幣而全長兄弟雖用肩而折故直名之曰折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 大夫言私人本臣也而反謂之私人士言私臣本非臣也而反謂之私臣言私人所以別嫌也言私臣所以定分也注闡禮經稱名之旨精矣微矣私

皇清經解卷之八
人之長所謂貴臣與無公有司之獻者有無未定也

司馬羞涪魚 敖氏謂司馬當作司士不敢妄改經文姑闕其

疑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 羞時橫載故載于羊俎

亦橫之可見饋尸之禮魚橫載矣

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 主人獻賓則就西階賓致爵主人則

就其席而拜於東楹東皆賓主不敵之意于尸無與敖氏必

曰辟尸何也與主人自酢條同誤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 此在堂上而行饋尸禮矣何得

更因室中事神之禮敖說非

尸升筵南面答拜 因前賓獻受爵時面位

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 皆降者舉解一人也反位舉解

者反西楹西北面東上之位

侑奠解于右 神惠右不舉注明之矣上主人酬尸尸亦不舉

而奠於左者酬是酬賓之義不可行于獻尸故循飲酒不舉

之常說已見上

尸遂執解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 尸侑同受二人之解

侑則奠之尸則執之為旅酬始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 私人之長拜于下則兄弟之長

答拜于上矣禮無不答也兄弟之長已不殊矣升受者非殊

私人之長也蓋自是則行酬于下也

以之其位相酬辯 明酬而自飲者則在堂下酬而酌送者則

皇清經解卷之八 儀禮管見十七

以之其位也此後受酬者皆然皆有拜受拜送之儀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此時房中行旅之節主婦

酌饌以酬內賓之長奠之及兄弟相酬時內賓之長乃舉奠

饌以酬宗婦之長以次而辯

兄弟之後生者舉饌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

左 後生酬人者也兄弟之長受酬者也受酬者在右而今在

左是居後生之西而辟主人在東之位也故注云辟主人辟

指長言賈疏凡獻酬之法主人常在左左字恐是右字之譌

爵止 此爵兄弟長亦暫奠於左俟後與主人酬賓之饌並行

為無算爵始故注云相待

賓長獻于尸 敖氏謂上篇實觚于筐為此時用蓋破注不用

觚之說可通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 上眾賓長獻尸是加爵

此次一人舉饌為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為注云上言無湑爵

不止互相發明其義未詳

若不賓尸 上大夫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漢儒舊說相承已久

必有所受非有以明破其必不然未可輕議若夫攝主不賓

尸之論康成已辨其非矣郝氏敬曰賓尸故室中之事簡堂

上之禮備不賓尸則室中之事詳

腊辯無辭 右體盛于所俎而連三脊其存于正俎者左體五

脰竝三脊共八體也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 注云不言魚俎主于

尊義已明矣。菽氏又何必改羊爲魚耶。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乎。且所摭之幣安所用之。故注疑爲祝用幣也。豈實

取于是乎。且所摭之幣安所用之。故注疑爲祝用幣也。豈實

尸用髀而不賓。尸用幣與。

其綏祭。綏當依注作扱。不當如菽氏作授。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肴皆如饋。菽氏据此而言祝俎

髀然。經言如實不盡。如卽如上。經洗爵酌尸。無四籩與饋尸

異而亦云如饋可見矣。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

主婦反位又拜。注云爲不饋。尸降崇敬降字。略讀言既不饋

尸而降其禮矣。故受醋必使拜以崇其敬也。

宰夫薦棗糗。內子尊祝卑。故與特牲主婦自薦者不同。

主婦受爵以入于房。楊氏復曰。自主人酌尸以下。其節大率

與特牲禮同。惟不致爵于主人爲異。

主人拜受主婦尸西北面。拜送爵。此與饋尸禮之阼階上北

面拜其義一也。皆在主人之西南。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此條集說有二誤。席東

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曲禮有明文。因欲固執席饌相變之論

而下文云。蒞在南方。則其說難通矣。遂變而言曰。席雖東面

亦宜北上而不顧背。曲禮文一誤也。既謂此席宜北上。則拜

者。恆于席末。宜在席南拜也。又欲回護前宗婦不改東面之

說。因曰。不拜于席南。以其切近于宗婦。故此又自相抵牾。二

誤也注云席北東面者北為下止三字耳而已證明曲禮南
上之說復見拜者恆于席末之義何等簡明

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饋尸者羞于侑不饋尸者羞
于祝故注云祝猶侑也

賓長獻于尸尸醕 亦無長兄弟加爵之儀同饋尸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 賓受主人酢後主人即酬賓賓奠
而不舉兄弟弟子乃舉觶于其長于是賓與長兄弟交錯其

酬徑行無算爵疏所以言不賓尸止行無算爵無旅酬一節
者蓋饋尸禮賓三獻後二人舉觶于尸侑侑不舉尸行一爵

為第一番旅酬又次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為第二番旅酬
此皆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而酬者也至第二番酬後然

後言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于是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之
黨迭相往來惟己所欲不醉無歸所謂交錯以辯也今不饋

尸經文並無二人舉觶于尸及次賓舉爵于尸兩節事但言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故決其無旅酬也或疑著無算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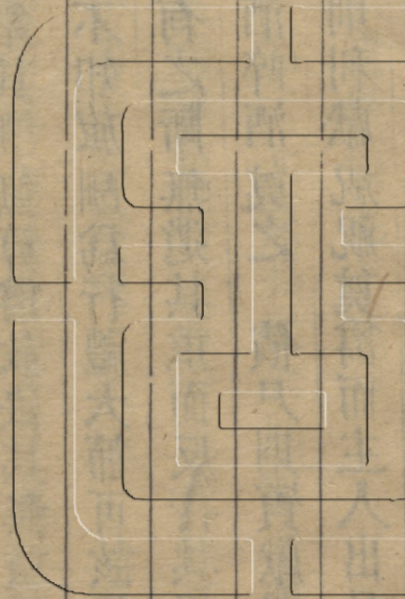
可該旅酬不知旅酬為行禮大節可該無算爵無算爵不可
該旅酬若有之斷無遺其重而反著其輕者

獻祝祝受祭酒降酒奠之 饋尸則賓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
此不饋尸則利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是室中之事將竟俱

以祝之奠爵為節也
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 祝入以命徹故也主人

此時無事不入至拜養者時復入

有司官徹饋 注云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養尊也解所以佐食
不徹而有司官徹之義以其親養尸餘尊之而不使徹
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饋 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中室中
之饋



附 笙詩有聲無詞辨

康成于儀禮注六詩曰今亡其義未聞至其箋詩則曰孔子
時俱在耳篇章俱在于此至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
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又鄭志答昞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
耳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可改之則
是康成注禮之時未見詩傳故云義未聞其云今亡又可見
此詞本有而後亡並非謂本無其詞也自劉原父創爲有聲
無詞之論朱子本以注詩鄭漁仲又大暢其旨後之遵是說
者蓋什有八九矣以愚言之古人斷無有有聲無詞之詩舜
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先有詩而後有歌
既有歌而後有聲律明矣苟無詞則高下長短疾徐之歌節

何自而生而又何所依附以播之五聲十二律乎卽如後世曲調之名亦必先製本詞以其詞意爲曲繼乃以曲爲宗舍本詞而填以他詞任人之意焉並非無詞而空製調也當初製此曲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詞皆抒寫其意所欲發卽詩言志之義也至取其調而填以他詞則祇期其合調而已喜怒哀樂竟有同用此曲而與本詞絕不相似者矣故人必聽其曲中之詞然後知其意而未可卽據其調以定其爲喜爲怒爲哀爲樂也今去六詩皆有聲無詞則雖或有節奏之譜不過空調而已其閒美刺勸懲俱不得而知孔子果何所取義而必錄之以垂後乎然則此六篇者必有其詞自公卿以至于士人人童而習之雖不必形之于歌而聆其節奏卽識

其中之詞與義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此卽以匏竹代人歌也非無詞也且不特此而已先儒于南陔六篇則曰此以笙吹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錄也于九夏則曰此以金奏者也有聲而無詞也孔子之所刪也既皆無詞矣其閒得失之義何所區別乃一錄而一刪乎此尤不可通之論也夫詩未刪以前固亦多矣有至孔子時已亡者商頌七篇之類是也有爲孔子刪者麥秀狸首之類是也有詞故其爲刪爲亡者茅鴟驪駒之類是也詞亡故有本爲孔子所錄

至後而其詞亡者則南陔六篇是也至于有聲無詞則無論其錄者刪者逸者而斷乎其必無也夫六詩既皆有詞則何以鄉飲酒禮曰樂燕禮曰奏而俱不曰歌曰此所以明堂下

之樂以人氣代人聲也蓋有詞而不用歌非無詞而不可歌也考之燕禮并歌清廟下管新宮燕禮之下管卽此堂下之笙也如曰無詞則何以左氏云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乎于新宮之有詞而享時祇以管奏卽可決南陔之以笙奏並非本無詞矣詩中無九夏者或義無關於輕重皆在所刪之列未可知也若呂叔玉之言取其詩中之詩義而不舉其篇名康成雖引之而意已不謂然然則非定論矣若韋昭之注國語旣以爲肆夏又以爲禁吉人命篇必不若是其繁稱無當更不足據要之九夏亦皆有詞者也卽如賓出奏陔苟無詞何以明其終日燕飲酒罷而不失禮乎但亦祇用金奏而不用人歌耳

拜下解

拜下之禮凡諸侯見天子外臣見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與君一行禮莫不皆然考之儀禮諸篇觀禮所言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所云外臣之禮也燕禮及大射儀所云本國之臣之禮也孔子所云則專主本國之臣而言觀禮載受玉之節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蓋先拜于下王辭之已拜而若未拜故升而復拜以成之堂下堂上有兩番拜也其聽事之節亦同受玉至于行享則直于西階前再拜稽首王不辭諸侯亦不復升堂成拜故注云王益尊諸侯益卑謂是天澤之分應耳此諸侯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公食大夫禮賓至公再拜賓降

西階東答拜公降一等辭雖辭而仍拜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所以升而不拜者謂拜于下矣禮已畢也命之成拜者以非已臣不敢當其下拜也命之而復拜亦兩番拜也聘禮私覲行禮亦同蓋禮莫重于拜至也至告饌具禮稍殺矣故云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蓋下堂欲拜而已辭辭而止升乃拜拜止一番故不言成拜也其拜加饌與侑幣之節亦同食禮既終賓遂降階北面再拜稽首公不辭者明禮有終而將出不敢重勞賓再升堂也雖不辭之不可不降階再拜以答之示謙也此外臣之禮無不下拜者也其有不下者惟聘禮醴賓受几于階上再拜稽首則以主君之禮未成故也若本國之臣與君行禮則燕禮所云是

也亦略同

燕禮君使宰夫為主人以行獻酢酬之事其禮有

直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云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為主人則疑于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賤爵降拜不辭亦正臣禮有君雖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

烹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辭之而不敢升成拜明既醉而

彌謹臣節也有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取大夫所賡之爵

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

賓賡爵于公奠爵之禮亦然此皆行兩番拜禮之最盛時也

有已降階欲拜未拜因辭而遂升拜者如公卒觴賓下拜小

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之等是也此雖下而拜實在升後拜止

一番禮之稍殺時也然而皆下拜也其有竟拜乎上者則惟

無算爵時耳燕禮將終行無算爵以徧君惠于時受公爵者
惟于席下再拜稽首蓋禮之最簡略者拜上之禮惟此一見

而已燕見侍飲受君賜爵亦止下席拜以非正行禮故不數故凡儀禮之言升成拜者

俱兩番拜也言升拜者下而未拜升乃拜也其所以不同者

何也蓋行禮最盛時則君辭之也緩辭之緩故拜乎下而復

拜乎上行禮稍殺時則君辭之也急辭之急故不及拜而遂

升拜朱注所云指行禮最盛時言然而稍殺一節亦不可略

蓋不因稍殺而遂可不下堂也春秋時列國諸臣不惟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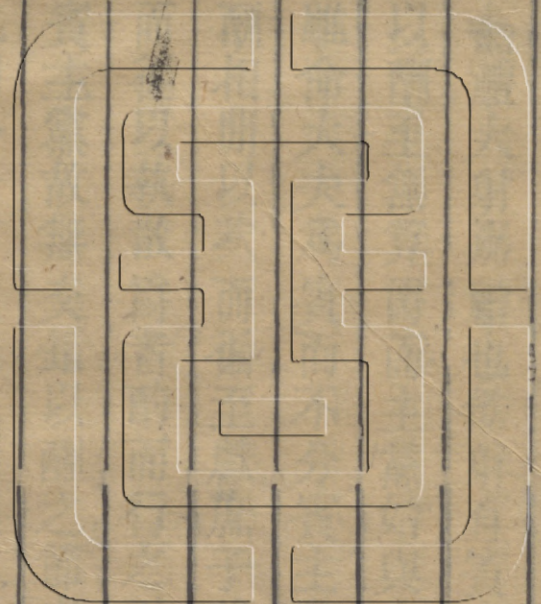
行堂下堂上兩番拜之禮并不能行因辭而升拜之禮惟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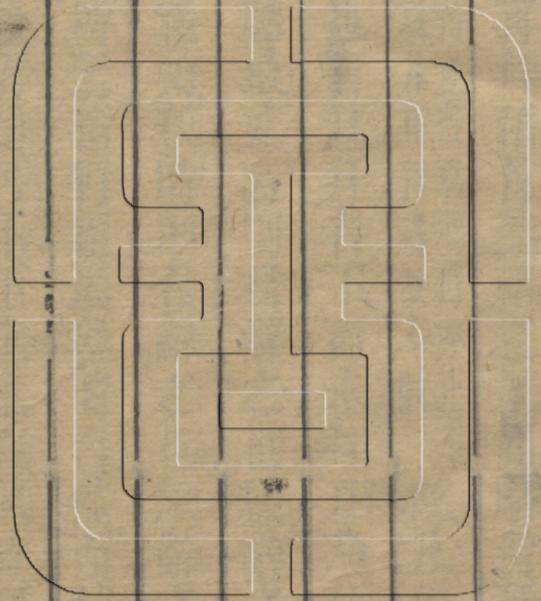
其最簡略者孔子之斥為泰也固宜

惟路寢及廟有堂有堂則有階有階則有升降若治朝外

朝俱無堂故其再拜稽首也不言下或因會而築壇亦象

堂矣齊桓下拜壇階之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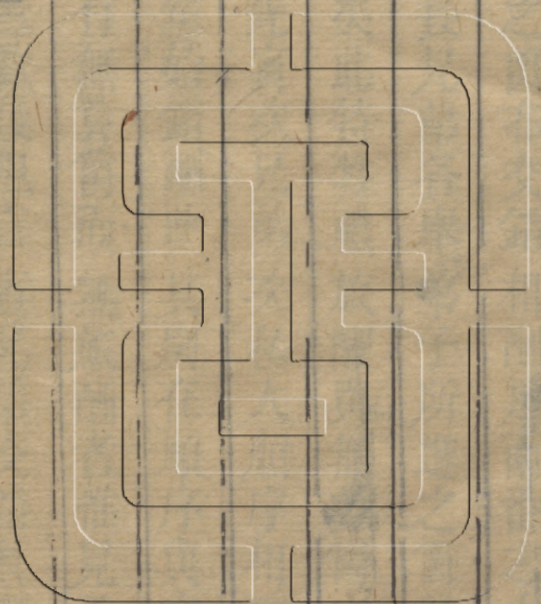


旅酬考

旅酬之禮統言之則均名旅酬析言之則又有旅酬與無算
 爵之別于有別之中而其所以別者考之諸禮又各不同如
 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嘉禮也飲射有賓主黨故旅酬時專及
 賓黨順序以酬至無算爵而主黨始與交錯以酬燕禮大射
 君尊臣卑雖命大夫為賓而不分賓主黨故旅酬時自卿至
 士一獻一酬相開以次而徧至獻庶子後行無算爵亦自卿
 至士以次而徧以執散爵者酌而行之不親相授受是燕禮
 大射以無賓主黨故無交錯以酬之節與飲射不同也特牲
 少牢吉禮也固各分賓主之黨而旅酬與無算爵亦自不同
 特牲則始行旅酬即交錯以終至無算爵亦然但其別也旅

酬第一番賓舉主人所酬之爵交錯相酬第二番長兄弟舉
弟子所進之爵亦交錯相酬是兩番之中各行一爵也無算
爵則賓與長兄弟各舉弟子所進之爵錯酬以徧是一番中
並行兩爵矣此特牲禮旅酬與無算爵之別也少牢賓尸禮
其旅時則先賓次兄弟次私人順序相酬不交錯至無算爵
而賓主之黨始錯酬此其別在順序與交錯也與特牲又異
也若夫止有無算爵而無旅酬者惟見于少牢不賓尸之禮
耳經于賓三獻後但言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而無二人
舉觶于尸侑尸行一爵第一番旅酬之事又無次賓一人舉
爵于尸第二番旅酬之事則止有無算爵明矣賈疏決不賓
尸爲無旅酬非臆說也中庸所云旅酬下爲上既謂之下爲
上則明指主賓兩黨弟子所舉之觶蓋當旅酬後行無算爵
之節故康成注禮記引特牲禮爲据而朱子亦卽本之以注
中庸或疑其缺旅酬一節事而不知無算爵亦得統名爲旅
酬之說也





宮室廣修考

周禮一代典禮制數度辨等威彬彬郁郁至詳且備燦然可
 攷獨至宮室制度但有堂室房序等名其廣狹深淺崇卑之
 差等靡得而詳周官匠人所云夏后氏世室之制廣四修一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亦第略引其端未詳其說所云周之
 明堂其廣修差數似亦略同世室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成數耳其實然而為室有五則為天子宗廟大寢乃得與同
 究非下達之制也閒嘗讀書大傳有天子之宮廣九雉三分
 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一以為高等語揆之于經雖或有未
 盡合者然因是可以得廣狹之差等焉九雉七雉五雉三雉
 是也廣狹之度既得乃更以匠人廣四修一之文定其修並

可以識深淺之差等焉如是而堂之全局其廣與修先已明矣其室房等之細別則以三分其廣以二為內及室三之一之言定其廣以四分之一定室之深以四分之三定堂之深以室外至前楣得四分之三定兩序之端兩楹與序端齊于是序內序外及室房等之廣修亦瞭如指掌矣若夫門則以門堂三之二定其廣即以其廣五之四定其深中分其深以為外內塾塾與門各得其廣三之一于是門塾之修廣亦得矣庭深三千堂碑則如堂深庭之度亦可測矣所謂廣者東西兩榮之閒也今略舉士制以明之士宮廣三雉則東西九丈也三分其廣以二為內則序內六丈序外兩夾室各廣一丈五尺也室三之一東西房如之則各廣二丈也廣四修一

則室與堂共深七丈五尺也分為四架後楣也棟也前楣也廢也後楣一架以為室與房則深一丈八尺有奇也房前至序端即前下得四之二則三丈七尺有奇序端至堂廉即廢下得四之一則一丈八尺有奇正堂之深實五丈六尺有奇也庭深三之則十六丈八尺有奇也三分庭一在北以設碑則碑北五丈六尺有奇碑南十一丈二尺有奇也此堂廣修之數也門堂三之二則廣六丈也與序內等三分之一為門二為左右塾則廣各二丈也以廣五之四為其深則四丈八尺也中分之于中以設門夾門左右以為外內塾則四塾之修各二丈四尺也此門堂廣修之數也若簷宇之崇卑則如書傳所云五分內一以為高者蓋不過一丈二尺也棟峻四分之一則一丈五尺由

士而上準此遞加廣修之數不可一一而得其差等也哉曰大夫士有西房乎曰聘禮明云賓負右房而立此固在大夫之廟也則胡為其無也果無右房則室與東房為二其廣不止三之一矣鄭君大夫士無右房之說朱子疑之愚亦未敢信也曰北堂之東果通東夾室乎曰謂之房東又不由戶而入則其通也明矣曰夾室以藏主既通北堂主于何藏曰大夫士無主也天子之燕寢亦非藏主之所也惟諸侯之廟乃于夾室藏主然而其宮廣七雉其夾室之深四丈二尺中分其半通北堂前有二丈一尺之深亦可以藏主且非行禮之所不嫌其淺也此則深玩儀禮經文而斷以鄭君之說為可信也曰東堂西堂之南廉與正堂齊乎否乎曰兩廉稍退在

北也讀顧命而知之矣其曰夾兩階凡即正堂南廉與東西

兩廉折角之處也設坊于此其曰東垂西垂即東西兩南廉之盡

處也東垂在東庀之東北西垂在西庀之西北兩廉既不與堂之南廉齊其廉外

地即儀禮所云東堂下西堂下者是也使三者之說是非莫

定則其廣修之細數終不能灼然而無疑因並論之

按大射儀天侯侯道九十弓弓六尺則五十四丈惟天子

之燕寢自楹開至門內霽稍逾是數若諸侯路寢之庭深

三十九丈三尺有奇益以前楣四丈三尺有奇共四十三

丈七尺有奇耳不足以容大侯侯道故大射必于郊學焉

先儒謂郊學之庭其深也不止三倍于堂向嘗疑之今而

知其言之不我欺也又諸侯燕射則于路寢意者止張七

十弓之參侯五十弓之干侯與鄉射記云君國中射以詡
旌獲國中射謂燕射也乃不用旌獲而用士之詡旌獲則
侯亦張大夫士之侯而不張熊侯也可知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七終

長沙王善化劉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八十八

南菁書院

爾雅補郭一

仁和翟灝晴江著

郭氏註爾雅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氏疏補言其

十 筭筆逐求卒虞臣徒駭太史胡蘇 餘仍闕如今據譚識參眾家一一

備說如左俟超覽君子擇焉

省善也 詩大雅帝省其山鄭氏箋曰省善也疏曰天顧文王

善其國內之山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

其高祖註亦曰省善也疏曰有勳勞大事為君所善者詩正

義禮記音義皆即引爾雅釋詁以原鄭訓所本

緜善也 廣韻緜繕也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曰繕之言善也

周禮夏官繕人註亦曰繕之言善也據此則緜釋為善乃謂